



海鄉

快速公路直接按台中、龍井、沙鹿、清水一直到梧棲，沿路學校真濟換了新的面貌，看去宏偉的新校門俗教室大樓，因仔時陣的景象親像褪色的相片，一頁一頁翻過。我佇沙鹿的一个路邊幹角停落來，按遮會當看著海，台灣海峽的海。按懸的所在看海，俗佇海邊看海，感覺攏無仝——佇海邊，海湧是規盆捲過來；佇懸的所在，中間的距離，卻是增加了想像的空間。

但是，海，佇大人目睷內，完全攏無當年的黠藍looh。

快速公路兩引插滿警告超車翕相的大塊標誌，像箭插佇一位討海人的身上，討海人目籬流出目屎。我故意將車頭轉到大安，沿路，我共查某困講，路邊一棟三合院的故事，查某困無瞭解三合院的意思。我躉轉頭，將車停佇三合院頭前。Ooh，你看，彼就是用紅磚仔角，圍起來的房舍，無鋼筋，袂傷冰冷。

「彼敢有堅固？」查某困佇九二一了後真關心這個問題。我想，彼愛看指的是佢一方面？房舍內有一个大家庭，平時個可能會冤家，可能互相猜疑；毋過，稻仔收成、漁塭收成的時陣，閣無分你我的食大鼎飯，拍虎掠賊時，閣是親兄弟。按呢有堅固嗎？至少九二一的時，伊無倒去，這時全家口仔嘛閣躉做伙。

「煙筒嘛是紅磚仔角鞏的！」查某困興奮的講，「看煙筒無啥物黑煙積的炭焮，個可能真少用灶起火，是用瓦斯爐吧。」

「Ooh，應該是喔！」我和查某困約束，後擺擱來看這棟紅樓仔厝佇黃昏日頭落山時tshing出煮飯的煙霧是啥物情景？

「你會當事先想看覓，遠遠看這幅情景的寧靜，俗行倚的時陣聽著婦女、孩童的笑聲俗細聲話，有啥物差別？」我對查某困說。

然後阮直接駛車到大安海邊，我俗查某困沿著海堤行，躉到市仔的後面。市仔海這面，用西瓜大的石頭沿著住宅的壁鞏一條百外米長比人閣較懸的石圍牆，遠遠看去，親像一條石頭長城。牆仔趺開幾若个會當予人ân腰hnáh過去的洞口。

「彼是防洪堤。」我對查某困講，佇海堤猶未起好進前，個就是用這條石牆阻擋若強盜來進攻的海浪。查某困開始想像，雷雨加交的暗暝，四面攏是攻擊你的瘡狗湧，而且伊只有佇彼牆圍的外面，一直用力進攻這面壁，拍算淹掉咱兜，彼會是啥物情況？我想，除了寒冷俗驚惶，規家人攏守做伙一直擊退入侵的瘡狗湧，是唯一會當做的吧？

石壁內一座廟宇面向著大海，神明看著海內底的漁船，香火的煙慢慢仔熏，計算討海人轉來的日期。我想起一位討海人講伊的故事：伊按望高寮lê頭看海岸線夜景，燈火俗星

辰，敢若烏錦緞頂面的彩色碎璇，譜寫著人間的悲歡離合，有少年過往的圓舞曲，有未來無法預知的進行曲；彼年伊按海洋掠魚轉來，發現情人已經不告而別，鹹鹹的海水內酸澀的夢著，最難忘的嘛是母親的搖籃曲……

按大安海邊翻頭轉來的路中，阮看著當開的油菜花田，倚欲舊厝過年looh，油菜花正用個美妙的舞步同齊歡喜的迎接春天。我和查某困落車，佇油菜花田頭前，恰田地留下一個合影。我想起，我、爸爸、規家口仔，和油花菜，有過一擺合照的記憶。

每擺，坐飛機轉來台中，我總是愛交代櫃台小姐予我一个倚窗的位，當飛機慢慢仔倚近台中的時陣，就會使看著一幅山水畫：像龍一般的山脈圍著一塊平原，田地內田溝流著水的血液，蓬萊米少年的時陣總是不停的搖擺，但是當彎腰落來對人鞠躬的時，就是內心飽實的時陣。彼年，頭家講欲犁平田地，另外起工廠的火爐和煙筒，爸爸只好傷心的去戶政事務所，註銷身份證職業欄上的「佃農」，然後全家佇開甲足嬌的油花菜前，留下thōng尾的回憶……

油菜花田本來就少，最近，政府取消補助種植油菜，鼓勵改用有機肥，油菜花更加少looh。但是油菜花佇夢中的形影煞愈來愈青翠，花蕊開甲愈來愈鮮黃，隨風跳舞更加多姿，像一甲一甲青翠的海田，像一波一波引誘人的海浪。

隨著油菜花芳，我記起當年收成了後，共欲種植油菜的田地，攏留落作田人凹落的跤印，跤印一个接一个，平均的佈滿田的每一个所在，證明作田人曾經小心的檢查過田的每一寸身體，為伊詳細的除去各種的病蟲。

但是跤印塌窟無法度阻止囡仔對棒球的向望。哇，全壘打，中華隊大勝日本隊！嘩，全壘打，中華隊大勝美國隊！數想中的全壘打，是囡仔時的最大志願，收成後的田地，就是實現數想的所在。

我引入油菜花田內，跔落來，走揣一寡仔無去的物件。我真願意乎青草色按呢一直將我藏起來，一直到天色暗落來，一直到日頭落山，月娘出來文文笑，夜星出來點火，一直到油菜花擺恬恬暍去，只賸枝葉隨風輕搖。

查某困將我按沉醉中叫醒，我歹勢的笑出來，然後恰伊同齊閣上車。車內我發現，我進前拈轉來的是以阿公為首的一條祖傳的記憶。阿公，一位皮膚烏、曲痾、無愛講話、聲音細聲，只是規工微微笑的老大人。伊每日行的路就是厝裡到田裡，食物就是幾喙飯和一罐米酒頭；伊毋捌恰人相搶，就像伊毋捌恰天相搶的樂天；伊無愛到街仔覓兩輓，走去便所覘(bih)起來；伊有八个後生查某困，毋過分未清楚孫仔的名……。佇彼个日本時代過了無久的年代，身為長子的爸爸，自然愛分擔厝內的生活，所以小學畢業十四歲彼年，爸爸就無穿鞋，身軀只有十元，一个人上台北揣頭路，也開始一世人流浪的生涯，爸爸真少提起伊的過去，無一定，伊嘛無想欲提起；現在，爸爸鬆鬆的頭髮，嘛攏白矣，我恰查某困慢慢取代伊的世代。

我閣落車，挽一枝油菜花，油菜花一年開一擺，開佇立春之前，對伊我總有一種特別的感情，親像是春天欲閣轉來的前兆。車發動，看著窗外，想像五十七年前，十四歲就欲離開厝的爸爸，可能也坐佇車內，望著相送的父母恰小弟小妹，望著茫茫毋知未來的人生，彼時故鄉的油菜花，毋知開未？毋知有來相送無？毋知爸爸敢有，哭looh……

按大安出來了後，我覓到梧棲，梧棲，一个純樸的漁村姑娘，梧棲港開通了後，伊搖身變成一个時行的烏貓小姐，梧棲港內停著足濟柴油氣真重的大型貨運船、遠洋漁船，說明梧棲已經毋是一个門前曝魚網、堆蚵仔殼的小漁村。對遠洋船的柴油味，我有過敏症，因為彼是一種流浪的氣味。

夜深矣，按霓虹閃爍的梧棲出來經過大甲轉來台中，對大甲我有一份深刻的感情，因為我原本上班的公司佇大甲有分公司，所以曾經有三年的時間，每禮拜我攞愛來大甲三擺，我總是按清泉崗的外環道路覓路到清水，然後進入大甲。

細漢的時陣，大約民國五、六十年的時陣，交通無發達，只知影爸爸每日早起時五點著愛起床，然後無論風雨寒霜踏著當初時愛閣繳牌照稅的孔明車到「CCK」上班。一直到大漢了後，我才知影按厝裡騎孔明車上清泉崗是一件佻遙遠佻疲勞的代誌！爸爸，就是按呢用伊青春的歲月踏十外年的孔明車，一直到美軍第七艦隊撤退，伊被裁員離開清泉崗北上揣頭路，然後又被命運所逼佻伊的家人分離。

按清水市區道路直直進入大甲，就會來到鎮瀾宮，號名「鎮瀾」，會當想著當年必然閣有痾狗湧作怪，所以只好請討海人的守護神——媽祖鎮瀾。遮除了大家熟似的酥餅、草席、草帽之外，當然就是一年一度的媽祖覓境的盛事，所以每年媽祖回鑾的聖日，我總會接著各方熱烈的邀請，若問我對大甲的印象，我的答案毋是物產、廟宇，顛倒是：人情。

宗教的信仰、純樸的鄉情，予大甲人到這陣閣保有一份古雅的純佻真，大甲人對媽祖的虔誠，也予我對宗教有無仝的深刻體悟：宗教並毋只是信仰，同時嘛是社群活動、土地活動，透過宗教活動，人的感情閣較厚，文化佻倫理嘛會當延續，就佻香火仝款，火種是眾人佻土地所共同引起的，嘛是世代困孫所共同傳承——我相信足濟參加媽祖活動的人，心中同時嘛懷抱著寄望土地、社群、文化會當旺盛佻傳承的心情，所以彼毋純粹是敬神的活動，嘛是人的活動，佇這時陣，人、神是無分的，因為個攞是為著「大我」的性命而存在。

大甲人對媽祖情感的體悟，予我的人生觀產生足濟改變，我無法度明確講出彼是啥物，但是伊確實無時不刻佇咧影響我，尤其是對性命尊重的態度。性命是啥物？伊會當是個人的，會當是眾人的；會當是有限的，會當是無限的；會當是物件的，會當是靈魂的。

這馬雖然已經離開原來上班的公司，但是對大甲的情感猶原無改變，有閒的時陣，我就開車來遮，若像探視老朋友仝款，但是我並無故意去探訪以前的同事，顛倒佻意走佇咧街仔，予彼種古早的氣氛洗清一身軀的都市塵埃，這時我顛倒向望會使拄著昔日的老朋友，然後互相相攬問安，互相問一聲：「你好無——真正好無？」然後清彩開講，無所不談，一直到道盡思念，互相道別，然後閣向望分手了後，後擺相拄的日子。

夜色已經深looh，我無拄著以前的老朋友，毋過，我無啥遺憾，然後我就按清水轉來台中，我行清水老街，經過觀音紫雲巖，我知影，佇咧遮車袂使開傷緊，若無會破壞原本屬於一个百年老街的莊嚴，震怒遮習慣安靜的村民，這時，海風猶原輕輕咧吹……

【說明：本文所寫的鄉鎮攞佇台中縣海線，所以取名「海鄉」。

創作理念

這篇文章是寫我的隔壁鄉——台中縣的故事、人情佻風景，因為我雖然躡佇台中市，但是讀高中、研究所攞佇台中縣，而且食頭路的時，嘛開真多時間佇遮，所以我對伊有真深的感情。

這篇文章號做「海鄉」是因為，文章提起的所在攞佇台中縣的海線，按省道就會當覓一輓。沿途，會當看著足濟關於土地的風情，嘛會使拄著一寡仔老朋友。風微微仔吹，人情卻是滿滿的！

林金郎

台灣文學創作者協會理事長

